

# 佛說八大人覺經講義（五）

寬如  
榮合撰

若肯多聞佛法，領知無常無我，平等慈悲之旨。上以奉勸父母，則安親於道，下以訓導妻兒則轉家庭爲法侶，以此建立家庭教育，就將此平等慈悲，幼吾幼以及人之幼，老吾老以及人之老，則舉家及國廣遍世界，無不平等慈悲，斯則何患社會教育不成，世界和平，指日可望矣。

『第一覺悟』者，數目之始，名第一，破迷曰覺，啓智曰悟。破迷滅，啓智理明，眞如法顯，以斯道覺斯民，故曰『第一覺悟』。

『世間無常』者，明依正無常。「世」是三世，過去現在未來也，世以遷流爲義，「間」指十方，上下四方四維也。以

間隔爲義，三世各有十方，十方各有三世，十方約橫遍，三世約堅窮，橫堅交羅，互相組織，故稱世間，世間有三種：一、曰有情世間：天，人，修羅，畜生，餓鬼，地獄。六道凡夫，皆有情識。

二、曰正覺世間：謂佛，菩薩，緣覺，聲聞，皆能正見覺悟故。

三、曰器世間：十界依報，四種國土，如器皿載物，一、凡聖同居土，六道凡聖所依。二、方便有餘土，二乘人所依，實報莊嚴土，菩薩所依，四、常寂光土，即如來法身，身土不二，唯是一心。

『無常』者，新新不住，念念遷變，如般若經云：「一切有爲法，如夢幻泡影，如露亦如電，應作如是觀」。有情及器世間，皆是無常法。無常有二義：一、敗壞無常，二、念念無常。如大佛頂經。波斯匿王云：「而今頽齡，迫於衰耄，髮白面皰，逮將不久」。是敗壞無常，乃至云：「豈惟年變亦兼月化，何直月化，兼又日遷，沉思諦觀，剎那剎那

念念之間，不得停住」。是念念無常，謂過去之法，恍如昨夢。賢首疏云：「過去則無體難追，現在諸法，猶如電光，剎那不住，未來諸法，如雲倏起，本無積聚。故曰『無常』。中此偏指有情世間。凡聖同居土，皆無常敗壞。刻實而論，一切世間，皆屬無常，皆由一念迷心幻現故，有情世間同居土固幻，二乘之方便有餘土，菩薩之實報莊嚴土，亦由行人如幻智願所現。所謂以如幻智，滅如幻惑，以如幻法，度如幻衆生，若無如幻國土，如何攝受如幻衆生？惟有諸佛如來常寂光土，則身土唯一眞心，今示知幻卽離，離幻卽覺，故曰『世間無常』。

『國土危脆』者：別明依報，指有情所住之同居穢土，山陵岩谷，桑田滄海，遷訛變易，危難無安，浮脆不堅，故曰『國土危脆』。無有千年房舍，萬載修竹，皆四相遷流，成住壞空，如幻如化。如空花水月，何等是我，不得自在，塵刹虛浮，彷彿朝露，故法華經云：「三界無安，猶如火宅」。無常經云：「假使妙高山劫盡時故壞，大海深無底，亦復有枯竭，大地及日月，時至皆歸盡未曾有一事，不被無常吞」。仁王經云：「劫燒終訖，乾坤洞然，須彌巨海，都爲灰燼，天龍福盡，於中凋喪，二儀尙殞，國有何常」。是故劫盡壞之時，火災燒至初禪，水災達至二禪，風災吹至三禪，三界畢竟歸於無常，故曰『國土危脆』。此釋依報無常也。若覺知國土危脆，何肯爭疆奪界，塗炭生靈，枉作深愆，終無寸土，何如體佛悲心，平等與拔，以佛教爲國教，轉民心爲佛心，舉國皆慈悲仁讓。是則劃地爲牢，都嫌多事，永享昇平矣。

『四大苦空』者：雙明依正皆苦皆空，所謂四大者，地水火

風也，四皆稱大者，能遍一切故。皆由無明一念不覺而生起之，初因妄心而起妄境，故有外之四大，如佛頂經云：「火騰水降，風搖地礙，交發妄生，遞相爲種，以是因緣，世界相續」。更以妄心攬外之四大，計爲實有，而成內之根身四大。故大佛頂經云：「汝身現搏四大爲體，見聞覺知壅令留礙，水火風土，旋令覺知，故有覺知之四大色身。何謂四大？以堅相爲地大，如髮毛爪齒，皮肉筋骨等。煖觸爲火大，全身煖氣是。動搖爲風大，筋轉脈搖是。謂四大苦空者，以四大同居一處，互相侵損，如彼毒蛇，同處一篋。一大不調，一百一病生，四大不調，四百四病生。况四大分張，妄身安寄，因緣生滅，元無實性。是明內之四大，是苦是空。經云：「外之火大，能燒於色，水能壞爛一切，風能毀滅分散，四大互相違，堅、濕、煖、動法，假名無實。大種本無生故，無所造色。」是則外四大亦苦亦空。總之內四大有生老病死，外四大有成住壞空。佛爲一切智人，出言真實，示知因緣和合虛妄生滅，如水沫浮泡，陽燄芭蕉，鏡像水月，如幻如化，畢竟無體，故曰四大苦空。衆生不知苦空，執爲實有，不惜殺他命以保己身，不擇手段，據爲已有，妄作諸業，枉受輪轉。今知苦空，當假此四大假體，修學如來真實法門，勿錯過此大好人身，徒入寶山空手回也。

『五陰無我』者：遍明身心器界，無我我所，色受想行識，名爲「五陰」。五法皆黑暗故，又名「五蔭」。障蔽妙明故，又名「五蘊」。積集業縛故，內五根外六塵，名「色陰」。色以質礙爲義，六根領納六塵名「受陰」。受以領納爲義，寤則想心，寐爲諸夢，名爲「想陰」。想以取像爲義，精湛不搖，含藏不失，名爲「識陰」，了別爲義。凡夫妄於色陰之五根執爲我，六塵執爲我所，受想行識執爲我心，不知五陰本因，同是妄想。故大佛經明「色陰是第一堅固妄想，受陰爲虛明第二妄想，想陰爲融通第三妄想，行陰爲幽隱第四妄想，識陰爲顛倒第五微細精想」，既同是妄想，妄則徹底虛無，了無主宰，何我我之所可得耶？故阿含經曰：「色空真如，成阿羅漢。當知內而根身，外而器界，本來無我，唯無明幻成，何有真實。凡迷不知五陰無我，妄執爲我，我所妄作苦因枉招苦果，自誤誤人，禍賂家國，沉溺生死，何能自拔？今示五陰無我，破除我執，應世則大公無私，福利社會，出世則知我空，進而法空，了達一切諸法，皆唯一心，無相實相，漸修無住妙行，進趣大乘也。」

『生滅變異虛偽無主』者，釋成無常苦空無我也。『生滅』者，釋成無常義未有之法，依因緣和合而有，曰「生」。既有之法，依因緣別離而無曰「滅」。一切諸法，求其生處無從，滅處無踪，本無生滅，於無生滅，中妄見生滅，故妄墮生死，蓋生滅生死因，生死爲生滅果也。故天如云：「那個生，死業報，只在汝一念生滅之間」。如大佛頂經云：「生死根本以攀緣心爲自性者」。攀緣心即生滅心是，反眞常爲無常，緣一念生滅，感得世間無常，國土危脆。『變異』者，是釋成苦空義，明內四大遷變轉異。如大佛頂云：「我此無常變壞之身，雖未曾滅，我觀現前，念念遷謝，新新不住，如火成灰，漸漸消殞，殞亡不息，決知此身，當從滅盡」。是內四大苦空，外而山河遷改，如山崩陸沉，國土轉異，天災人禍，逼迫無安，是外四大苦空也，由是了知內之身心，生住異滅剎那不息，外之世界，成住壞空，遷變無常，故曰「生滅變異」。

『虛偽無主』者，釋成無我義，諸法唯識心妄現，曰「虛」。如空花水月，曰「偽」。妄心計度，了無實性，曰「無主」。如大佛頂經云：「精眞妙明，本覺圓淨，非留死生及諸塵垢，乃至虛空，皆因妄想之所生起，斯元本覺妙明眞精，妄以發生諸器世間，如演若達多迷頭認影，妄元無因，於妄想中，立因緣性」。是則可知根身器界，皆從妄想生起，有

如是迷頭認影，其虛妄假偽，了無主宰，可知一切矣。真心如主，如空，妄想浮念，如客如塵，客有往來，主則安住，主本非客，空本無塵，何有生滅變異之相？若念起時，起無起處，念滅時，滅無滅處，來無所從，去無所至，全無依他，本無真體，又如大佛頂經云：「是故如來與汝發明，五陰本因，同是妄想」，既同是忘想，元無自性，了無主宰，既知四大苦空，五陰無我，生滅變異，虛偽無主，即得人空慧。進而覺悟萬法非真，如幻如化，唯心無法，即得法空慧。即此無常無我虛偽身界，荐取本具真心常體，無生無滅，則不隨流逸，旋元自歸矣，如大佛頂云：「若棄生滅，守於真常，常光現前，根塵識心，應時銷落，想相爲塵，識情爲垢，二俱遠離，則汝法眼應時清明，云何不成無上知覺。」

『心是惡源，形爲罪藪』者，此示妄計四倒之罪魁，我執之主翁，惑病之結晶，心有真妄，真心則無形相，無生滅，無垢淨，無增減，清淨本然，實相無相，悟之則見性，證之則成佛，妄心則虛妄計度，即明了意識。與意根塵緣分別，作業感果，如大佛頂經云：「根塵爲緣，識生其中，即爲心在。」又云：「聚緣內搖，趣外奔逸，昏擾擾相，以爲心性」。此皆凡夫認妄作真，錯認六塵緣影爲自心相，一迷爲心，則內執根身爲我，外執器界爲我所，於無常計常，於苦計苦，於不淨計淨，於無我計我，顛倒淪替，妄作諸業，招感惡果，便成萬苦之源。正如大佛頂經云：「此是前塵虛妄相想，惑汝真性，由汝無始至於今生，認賊爲子，失汝元常，故受輪轉」。錯認妄心顛倒行事，枉受輪迴，故曰：『心是惡源』。『形爲罪藪』者，明身爲衆惡叢集之所。「形」者，身口外形也。「藪」者，如草木續生，遞相爲種，蓋一迷四大爲自身相，則因身作業，若衣若食，只求自適，戕害生靈，不憐他苦，作殺盜淫妄，橫結惡緣，罪還身受。如大佛頂經云：「如是十生之類，死死生生，互來相噉，惡業俱生，窮未來際，是等則以盜貪爲本」。又云：「汝負我命，我還汝債，以是因緣，經百千劫，常在生死；汝愛我心，我憐汝

色，以是因緣，經百千劫，常在纏縛。惟殺盜淫，三爲根本，以是因緣，業果相續」，又遺教經云：「此是罪惡之物，假名爲身，沒在老病生死大海，何有智者得除滅之，如殺怨賊」。故曰「形爲罪藪」。

『如是觀察，漸離生死』者：此示對治之方，療病之法藥。「觀」是指法之詞，正指上無常苦空無我等。五識照境曰「乃至形爲罪藪」，諦觀明察，則不隨妄心計度，以覺知無常苦空，無我之法藥，療治妄計，常樂我淨，四種迷倒之病，則薦到病除，法身可復，慧命可續矣。

漸離生死者：此明觀照之功，若能如是觀察，既不隨心起惑，則惡緣絕。不因幻形作業，則罪藪枯，我法二執漸輕，分段變易二死漸離也。

此二句是總結上文，謂若能如是觀察，念念觀照，四大五陰，固知無常，無我，破除執着。處家應世，自可大公無私，更觀心是惡源，形爲罪藪，則能善用其心，不隨惡念流逸，何肯利己損人，何有殺盜淫，惱亂衆生，爲害社會之事。故如是觀察，念念皆照本心，自然身修，家齊，國治，天下平，此豈非家庭教育，社會教育，修身修心之妙方便耶？且爲進菩提，入大乘之初門，良由聞名生解，覺知無常苦空，不淨無我，捨離四倒妄見，而起觀行。故上云第一覺教從名字起觀行，從觀行加功進入相似分證，則二死永亡，三德可證矣。故有判教之次第，觀心之修進也。

——待續

(上接第8頁)

梁書范縝傳，言神滅論出，而朝野誼譁，蓋緣佛教思想起自個人，中國思想則起自家族，古籍所載，如南齊書顧歡之夷夏倫。梁代之三破論，(弘明集卷八)。唐代傅奕之武德四年上表(全唐文)。均對佛教盡情攻擊，而立論之強，則以范氏爲最，但佛教仍漸漸深入於人心，是可知植根深厚，真理自饒，固無損於其輔世廸民之價值也。